



●張木林（中）表示陳瑞於戰後曾經再次與張兆生妻子見面，兩人更一起合照，紀念救命之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劉蜀永建議有關當局可考慮將潘屋改建作元朗抗戰歷史博物館，好好活化這項一級歷史建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位於元朗凹頭的潘屋又名「蔭華廬」，於1930年代由商人潘君勉所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山下村「愛國種子」植根 村長憶述村民捨命救游擊隊成員

戰士村民託肝膽 抗戰史蹟證情誼

山下村



●現年98歲的山下村族長張廣祥，抗戰期間曾加入港九大隊元朗中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楊家村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游擊隊，在抗日戰爭期間活躍於香港多個地區，在抗擊日軍及營救愛國民主人士等方面均作出重大貢獻。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跟隨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高級研究員劉蜀永走訪元朗多個相關抗戰史蹟，透過村民口述歷史，探尋昔日游擊隊足跡，緬懷戰士們與村民彼此相連的愛國心與深厚情誼。

元朗山下村是抗戰期間共產黨領導的東江縱隊港九大隊元朗中隊的活動地點，村民不但積極支持游擊隊行動，更有男丁主動「當兵」，為抗日事業奉獻良多。有老戰士兒子接受訪問時，分享了父親少年時加入游擊隊經歷。山下村現任村長張木林介紹村民昔日捨命救出元朗中隊民運區委陳瑞的故事。當年，港九大隊為全村上下的愛國種子植根，大半世紀過去，先輩事跡至今仍口耳相傳，村民都引以為榮。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楊永光指着中廳牆身一個修補處，原來當年曾有槍械不慎走火，子彈打入牆身所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夜間宣傳抗日 村民助避敵軍

山下村村民多次落力參與及支援游擊隊工作，劉蜀永表示，山下村的地下游擊小組元朗區人數最多。由1943年到日軍投降的兩年多期間，小組除了營救陳瑞事件外，在抗日宣傳、保護同志等對敵鬥爭中都作出了積極貢獻。

劉蜀永指出，山下村記載了多宗協助游擊隊的事跡。1943年秋，部隊決定夜間潛入元朗街散發傳單和張貼標語，這任務由山下游擊小組配合武工隊和民運隊來完成。山下游擊小組成員張福全、張貞吉、張榮榮、張木火、張耀樞等人，在港九大隊元朗中隊民運區委吳江的率領下潛入元朗墟。不到一小時，就在元朗街道和商店到處散發和張貼了標語傳單。

同年，住在山下村村民張松安家裏的游擊隊成員黃思明，一天因為工作準備進元朗墟與地下黨員接頭，此時日軍內應正山下山村竄來。正在田間勞動的張母發現後，立即回家告知黃思明，並把他掩藏在房間裏，然後轉身把門鎖上，出田勞動。不到五六分鐘，敵人果然來敲門搜查，見門上了鎖，也就不搜了。張媽媽就這樣臨危不慌，巧妙地躲過敵人，保護了游擊隊成員的安全。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現年98歲的山下村族長張廣祥，於抗戰期間加入共產黨領導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元朗中隊。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當日，他因身體抱恙未現身，由兒子張永昌代為講述父親昔日經歷，「大約是在十多歲加入吧，一來我父親比較好動，而且日本仔可能對細路警覺性較低，於是跟着游擊隊做『小鬼』，負責打探情報、通報報訊。」

掩護傷兵脫險 村民不顧生死

根據張廣祥昔日自述，山下村後方是山，很是偏僻，但又在往北的要道上，所以游擊隊早就選擇在村活動。張木林受訪時憶述張廣祥說過，游擊隊當時利用張氏宗祠作開會和活動之用，「聽族長講，游擊隊每次開完會後就會四散，不會留下過夜，只因經常有日本人到來圍村、搜村，以免會連累村民。」

也許正是這份將心比心，山下村與游擊隊的關係也日益緊密，大難到來，村民都願以命相救。劉蜀永說，在1945年1月，元朗中隊與民兵配合，在山村展開鏟除密探的行動，戰鬥期間不慎給密探逃脫。其後，上百名日本憲兵到山下村進行掃蕩，游擊隊撤到山上躲避，雙方陷入激烈槍戰。過程中，女民運區委陳瑞腿部不幸被敵人擊中受傷，幸得村民張兆生夫婦在田裏救走藏匿，並由村民們協助連夜護送脫險。

酷刑逼供不屈 堅守游擊情報

張木林說，陳瑞在戰後曾再次與張兆生妻子見面，感謝其救命之恩，兩人更一起合照。

日軍於山下村查無所獲，捉拿了七名村民嚴刑逼問，「其中一名村民是年僅20歲的張金福，日軍也許是見他年紀輕，以為用刑就能逼他招供，但他即使遭受多日酷刑，卻仍舊堅貞不屈，守口如瓶，最終被折磨至死。」劉蜀永嘆道。

他說，張金福本身是村內地下游擊小組成員，協助游擊隊傳送信件及情報，為紀念其英勇事跡，特區政府已將他列入「為保衛香港而捐軀之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陣亡戰士名單」之中。

張永昌分享道，自己近年跟父親一起出席一場慶祝香港回歸祖國的活動，席間遇到一位外國客人，對方對張廣祥印象深刻，「他說他的父親（戰時）是個飛行員，曾經被游擊隊所救，看見我老豆一眼就認出來了。」

「我們山下村素來都很愛國，每年都會大肆慶祝國慶，只因港九大隊早在抗日戰爭時已帶來了愛國種子。」張木林認為，抗戰時間的眾多事件，充分反映出村民們對游擊隊的信任和支持，情誼值得銘記。

潘屋兩層意義 影響香港歷史

位於元朗凹頭的潘屋又名「蔭華廬」，於1930年代由商人潘君勉所建。劉蜀永介紹說，中共領導人葉劍英於1938年11月曾到此地，啟發潘君勉出錢出力支持抗戰事業。從歷史角度而言，這次來港經歷也影響了葉劍英日後主持或參與制訂中國共產黨對香港政策。由於潘屋這歷史建築承載着兩層重要意義，他建議特區政府應考慮將此改建作元朗抗戰歷史博物館，好好活化這項一級歷史建築。

「1938年11月，葉劍英曾經來港養病，也許是同鄉的關係，這期間他曾到元朗『蔭華廬』潘君勉家中作客，受到熱情款待，並與潘家人合影留念。」劉蜀永說，《葉劍英傳》中就有提及有關歷史，而當時潘君勉正是受到葉劍英的啟發，於其後連連香港商界捐獻鉅款支持神聖的抗戰事業，更通過葉劍英的關係，將兩名侄兒送到八路軍參與抗日，「這是很特

別的一件事情。」劉蜀永指出，葉劍英到訪潘屋的另一層意義，在於令他對香港情況、特殊地位都有親身體驗，包括在香港落實的「一國兩制」，與葉劍英當年提出「有關和平統一台灣的一條方針政策」所延伸出來的概念有關，「中共領導人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等，早年都曾到過香港，我認為這份經歷，對他們後來主持或參與制訂中國共產黨對香港政策有相當影響。」

「所以（潘屋）這段意義，一方面體現了早年中共領導人在港經歷，繼而對後來的影響；另一方面有關葉劍英在潘屋的活動，也是香港民眾抗日救亡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有着兩層意義。」他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潘屋歷史

適廬見證「大營救」 成重要歷史地點

1941年底香港淪陷，數以百計的中國文化界人士滯留香港。當時，中共領導人周恩來指示香港的中共地下黨前來迎救。在日寇嚴密封鎖下，游擊隊順利將800多人救出險境，完成「秘密大營救」，被譽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位處新界元朗十八鄉的楊家村適廬，是當年「秘密大營救」西線的重要中轉站，楊家後人至今仍居住於此。

在採訪當天，楊家後人楊永光向記者憶述，母親當年接待半百游擊隊員，從最初的惶恐不已，到後來建立尊重和信賴，家人更被共產黨的奮鬥精神深深感動，哪怕後來有族人遭日軍捉拿施虐，由始至終都沒有透露游擊隊消息，令人動容。

1933年，楊永光父親楊衛南與叔叔楊竹南建成適廬。當時，楊家村是廣東省梅縣縣家人的聚居地，大多數曾僑居印尼，來港後以務農和畜牧為生。「那年我大概五六歲，只依稀記得有很多人來過（適廬），人來人往，後來聽媽媽說，才知道那些人是共產黨游擊隊及他們帶回來的難民。」年屆85歲的楊永光說。

楊永光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展示了多張家族

照片，並逐一介紹，「這是我叔叔（楊竹南），她是孀婦，她是母親，可惜已找不到父親的照片了。」

看一張一張舊日面容，他的記憶也逐漸鮮明起來，「應該是1942年吧，我媽媽說某天有三個人到來家中，周圍張望。我媽問：『大哥，你們來找哪位？』對方只道過來看看。」詎料，相隔僅半小時，約五六十名大漢隨後到來，此前三個人的說法也跟着改變，從「過來看看」變為「借屋暫住」。

「我阿媽一個女人帶着幾個孩子，不知對方來歷，害怕得『騰騰騰』。後來對方說明身份來意：『我們是共產黨的，來住只為避難。』」楊永光說，家中霎時多了數十名陌生人，任誰都難以一時接受，但是面對「群情洶湧」，母親當時亦無法拒絕。

槍械走火 為牆身留史痕

於是，一行數十人正式「進駐」適廬，楊永光帶着記者看他們所居之處，「高級人員住兩間房，其餘就住橫廳那邊，共六個房間，一間房少說都有十個八個人睡，但還是不夠地方，於是亦有人出廳打地鋪，餘下地

方則放滿了槍。」楊永光指着中廳牆身一個修補處，原來當年曾有人槍械不慎走火，子彈打入牆身所致，算是亂世下的小小歷史痕跡。

隊員仁慈禮貌 助村民改善伙食

他說，與游擊隊相處下來，媽媽亦由當初的害怕變得欣賞，尤其是隊員們都好仁慈，好有禮貌，幫助村民改善伙食，又積極對有需要的人予以幫助，「共產黨好好人，招呼過好多難民，給他們吃飯，有段時間每日招呼百幾人，食完飯就走，連續一個星期多都有。」

1942年夏秋之間，懷疑有人洩露消息，日軍大舉到村內掃蕩游擊隊。機警的游擊隊及時撤離，日軍遍尋不果，就將楊竹南帶走問話，在元朗市區囚禁近一個多月，「我叔叔被日軍用水刑，灌水踢肚，但也始終沒有透露半句。」結果，日軍也只得放人。

正是這些相處點滴與經歷，令楊家上下跟游擊隊建立了互信和尊重，也讓適廬成了見證「秘密大營救」以及港九大隊元朗中隊在這一帶多項活動的重要歷史地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